

读 译 文 丛

白 银 悲 歌

张 冰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银悲歌/张冰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9
(读译文丛/赵武平主编)
ISBN 7-106-01333-1

I. 白…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729 号

白银悲歌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227 000 印数:1—3000 册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333-1/I · 0178 定价:18.60 元

目 录

自序	I
“浪狗”——一个时代的见证	3
“诗国之王” 巴尔蒙特	13
“一块穿常礼服的砖”	23
谁之过？——尼娜的故事	30
世纪初诗坛的一桩公案	41
“象牙之塔主人”——维亚·伊万诺夫	46
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	60
诗人与怪癖	68
“统帅”的悲哀	74
切鲁宾娜·德·加布里阿克事件	77
“奥波亚兹”的领袖人物	95
“无意义诗”后继有人	131
癫僧与俄国后宫	133
谁将拾起这只钱包？	135
尤里·迪尼亚诺夫论	144
语言学奇才波利瓦诺夫	160
罗曼·雅各布逊和他的语言学诗学	164
文本的“不法之徒”罗扎诺夫	184
也应无计去留难	194

高尔基的选择	211
爱说“谎”的高尔基	219
爱掉泪的高尔基	222
布尔加科夫的遗嘱	225
一本肖洛霍夫研究专著	227
肖洛霍夫获奖前后	233
为一代诗坛存照	243
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谜	250
 列夫·舍斯托夫和他的文艺批评	 261
论列夫·舍斯托夫的历史哲学	269
旷野的呼告	276
探索存在之谜	280
艺术与生活的双重变奏	287
生于末世运偏消	296
 编后记	 赵武平 302

“浪狗”——一个时代的见证

在众多当事人有关“白银时代”文化生活的回忆录中，“浪狗”开始从许许多多的话语中浮现出来，成为复现率极高的一个历史文化名词。如果我们说“浪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白银时代”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状况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影光盘，恐怕并不纯然是文学的夸张。“浪狗”本身就是一个传说，也是一种业已中断了的传统，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纪念碑。

然而，说来说去，“浪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原来，它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夜酒店，它座落在彼得堡市米哈伊洛夫广场和意大利街的夹角处，在米哈伊洛夫剧场的旁边。这家夜酒店位于地下室里，要进到它里面，还需穿过两个肮脏的、积了雪的院落，在第三进院子里向左转个弯，才能踏上它那进到地底下去的第一层台阶。“浪狗”有一大一小两个“厅子”，一个酒吧，加上门厅，总面积并不是很大。单看它的外观，的确没有多少名士气派，但一个“浪”字，却活画出“是真名士自风流”的神韵，表明这是一家供那些如闲云野鹤、自在悠游、放荡不羁、神思俊逸、昼夜颠倒的文人墨客雅集之所。艺术家苏杰伊金为它做的壁画，使得小店的艺术氛围更加浓厚。就连“浪狗”开张的时间，也透着艺术的气息，表明它是专为那些以夜当昼、长歌当哭、中夜起舞、歌兮舞兮、“不知今夕何夕”的特殊人群开办的：它深夜12点才开张，而随着清晨第一缕霞光消散，当彼得堡晨雾弥漫时，“浪狗”早已先云雾而散，令慕名而来的“圈外人”无处

觅其“芳踪”。“浪狗”既有如此身份，可想而知，能够造访它的，即便不是诗坛大腕儿，艺术界名流贵媛，最次也得是贵族少妇少女中的“追星一族”。

“浪狗”于1911年12月31日至1912年1月1日夜开张。它的创始人兼管家是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普洛宁。此人原是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一度曾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学校学戏，后又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当过一阵副导演。其后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除名，于是，他“学艺不成乃经商”。谁知这一转向——应了中国人那句俗话“人挪活，树挪死”——自开办这家夜酒店以来，竟很快得以“攀附骥尾”，自己也跻身于文化名流之列。无论怎么说，要说普洛宁开办这么一家夜酒店的想法，也的确是一个卓越而又大胆的构想。从中不难看出此人的确既有商业头脑，也不乏艺术上的精明。普洛宁自有了这么个卓越的设想后，便如坐针毡、如芒刺在背、坐不安席、食不甘味。首先是经费问题，得自筹，可当时连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他又能从哪儿搞到那么多钱呢？于是，普洛宁只得向同乡、朋友、熟人等等筹集，并许之以名目繁多的“优惠条件”。尼·莫吉良斯基（1872—？），是普洛宁在彼市为数不多几位同乡之一，普洛宁要筹款，自然免不了会想到他。关于普洛宁如何向他筹款，这位同乡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段生动的记述：有一天，莫吉良斯基正在自己屋里伏案写作，只见头发蓬乱、邋里邋遢的普洛宁——他中学时代的同学——一阵风似地旋了进来。他一张口就宣布他有一个“天才的设想”，要实现它，只需有25个卢布。莫吉良斯基当时正忙于写作，无心听他废话，只想尽快打发他走人，所以，也不细问就给了他钱。激动万分的普洛宁接过钱，千恩万谢，宣布莫吉良斯基是未来的“浪狗”的“教父”，是“浪狗”的开创人之一，便匆匆忙忙如风而去。

按照普洛宁原来的设想，这家酒店是专为“自己人”即艺术圈子里的人开办的，但随着酒店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圈外人也慕名而来，这使得酒店的生意分外兴隆。酒店隶属于所谓的“私人戏剧协会”的董事会。酒店的把门人，必得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出入酒店的人通常称之为“狗”。“狗”把门极负责，它往往毫不客气地抓住每一个来客的衣袖，索要必要的证件等等。“浪狗”的规则体现了内外有别的原则：对圈外人，要3个卢布，外加两封圈内人的推荐信。这些人，被笼而统之地称作为“药剂师”，其之所以如此称呼，恐怕并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非如此不可的理由。而对自己人，“浪狗”就要宽容得多，只需有半个卢布，即可登堂入室，成为“浪狗”的主人。酒店每周一、三、五共开三次。对于那些艺术界名流来说，似乎足够了。

“浪狗”的生意似乎一开始就好得出奇。门厅里的挂衣架上，永远都表示着“客满”。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平常日子三、四十人，最多时则可以达到一百人左右。酒店里空气窒闷、音响嘈杂（由于电扇）、色彩斑斓（由于壁画，也由于艺术家们争奇斗艳、五光十色的服装），客人们在通过“狗”这一关以后，便会受到酒店主、大管家普洛宁的热情欢迎、热烈拥抱和亲切接吻。普洛宁对谁都一视同仁，对谁都一见如故，任何旁人，看了他热情待客的风度，都会以为他是在接待“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旧雨故交，而实际上，假如你问一问他，他刚才与之握手的是谁，恐怕多半是说不上来的”。普洛宁的助手，是齐布利斯基。他本是位作曲家。与时时如旋风飞卷、领带飘拂的普洛宁不同，齐布利斯基永远都阴沉着脸，并且永远都处于清醒状态。他外号叫奥康纳伯爵，衣着邈邈，身躯魁梧，懒洋洋的，像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这两个正副管家，一个热情似火，一个沉静如水；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倒构成了一种绝妙的互补关系。伯爵好怀疑一

切，而人称“美学博士”的普洛宁却轻信一切；伯爵阴森森的像口古井，总是半睡不醒；而普洛宁则总是时刻准备着为任何人效劳。有一次，喝得醉醺醺的普洛宁在酒桌上与一位知名律师发生了口角，一句顶一句，各不相让，以致闹到非决斗不足以排难解纷的地步。第二天，两位管家在商量了一番以后，齐布利斯基破天荒衣冠楚楚、神情庄重地作为证人前往律师处交涉决斗的有关事宜，而普洛宁枯坐愁城、心情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突然，电话铃吓人地响了起来——电话是齐布利斯基打来的。他告诉普洛宁，那位尊敬的律师要他转告普洛宁，要他快点儿来，不过不是为了决斗，而是为了请他喝酒。接下来，齐布利斯基告诉他的管家，那律师是个好人，而他的上等白兰地更好。如此美酒，错过未免可惜，云云。于是乎，一场干戈，化为玉帛！

毫无疑问，“浪狗”的常客，主要是些彼、莫两大京城中现代派艺术名流、先锋派主将们，如古米寥夫、阿赫玛托娃、库兹明、赫列勃尼科夫、戈罗杰茨基、卡尔萨温……等等。“浪狗”甫一开张，便得到这类人等的热烈响应，于是呼朋引类、一呼百应，短期内就使“生意”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代。俗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些艺术上的先锋派们，似乎也只有在这里更能放得开。俄国现代派中几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从新老两代象征派到后来的阿克梅派、未来派，全都在这里先后亮相、粉墨登场。诗人的个性，究其实也是其创作的一个部分。揭开笼罩在“浪狗”身上那一层神秘的幕布，我们就可以看见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而所有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却足以为我们理解诗人的作品，打开一道幽秘的通道。

“浪狗”最受宠的艺术家，当数库兹明。他是古米寥夫“诗人作坊”的成员之一，既是诗人，也是音乐家，还是历史小说家。他早年本是学法律的。他有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肤色黝

黑，有一部令男人为之骄傲的络腮胡须。他的穿着永远都像一个茨冈人。关于他的来历有过许多神秘的传说，有的说他曾在某个隐僧修道院呆过，还有的说他本属于某个分裂教派，而且，他还是半个法国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法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早在他首次出现于维亚·伊万诺夫的“象牙之塔”时，就已经是一个已经成名的诗人了。他的诗在所有象征派诗人中也显得十分特别：简洁、流畅而又富于音乐性和旋律美。库兹明早年还曾上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校，所以他同时还是个音乐家。他为自己的诗谱曲，并且自己伴奏自己演唱。他的许多歌曲一经脱稿或演唱，立即不胫而走，风行整个彼得堡的文化知识界。卡萨罗扎常在“浪狗”用手摇风琴演唱他的歌曲。他最有名的歌曲是：“孩子，不要在春天追逐玫瑰”。库兹明的诗带有一种健康的性感，在一定的色情中追求审美，但其语言琅琅上口，接近民间歌谣体，带有忧郁情调和怀旧的调子，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韵味，与“浪狗”昏暗的灯光衬出的景致十分协调。库兹明还有一双仿佛生来就是用来弹琴的白皙、细长的手，每当他的琴声一起，那情调是颇能吸引袒胸露背的贵族小姐和少妇们的：“孩子，不要在春天采玫瑰，要采/玫瑰到夏天，/早春时节要采紫罗兰，记住/到夏天你已无处将它追寻。假如明天出太阳，/让我们动身到弗耶佐尔，/假如明天下小雨，/我们就待在家里观雨景。”库兹明在革命后很失意，他似乎始终未找到自己的生活轨道，遂郁郁而终。

“浪狗”另外一对显赫人物，就是当时腾名诗坛的大腕人物古米廖夫和他的夫人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少年成名，志得意满；且新近又继承了斯列普涅沃庄园，生活优裕。古米廖夫是个所谓的“最高纲领主义者”，即任何时候都只选择距目标最近的直线前行。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喜欢冒险，视战

争、骑马等如等闲儿戏。他本不会骑马，却偏爱骑马，虽摔得鼻青脸肿也不退缩。古米寥夫认为人生乃天地间一过客尔，所以早死晚死无非同一种结局。他被捕后，对其活动供认不讳，临终前并无半点儿惧色但使他殒命的“塔甘采夫事件”，于今判明，实在是一个冤案。阿赫玛托娃是个钟爱诗歌、鄙弃世俗生活的“高蹈派”。她和古米寥夫早在皇村中学就相互倾慕。她长得尽管无可挑剔，无论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谁都无法不承认她是个绝色美女。她肢体相当柔软，能单腿直立，做类似于芭蕾舞中的“黄鹤亮翅”似的动作。有一次她和古米寥夫等人到邻县玩，差点儿被农民当作是“马戏团”的。他们看那些农民真的凑钱准备看他们表演马戏了，才觉大事不好，慌忙溜之乎也。古米寥夫家人不大喜欢阿赫玛托娃，因她总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圈子里，只有当谈起诗来才有兴致。古米寥夫认为阿赫玛托娃的诗，在音乐性上胜自己一筹，但他并不主张妻子写诗、当诗人，要她“不要站在风口”。在“浪狗”举办的朗诵会上，阿赫玛托娃老是跟邻座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对古米寥夫不准她写诗的事，她也跟别人透露过，说：“马上就该不让我参加朗诵会了。”“浪狗”倒台后，阿赫玛托娃曾写有两首诗献给它：“我们全都是这儿的酒徒、迷途的羔羊”和“是的，我喜欢那些夜晚的聚会”。

安娜·阿赫玛托娃作为诗坛上一颗新星刚一出现，就以她的美貌和才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好奇。熟人和半熟人多愿意和她握手。有一次，马雅科夫斯基握住她的手，以一种十分可笑的声音感叹道：“天呐，瞧您这一双可爱的小手！”安娜一蹙眉头，转身离开，弄得这位大诗人十分尴尬。常常有人对她一见钟情。每逢这种场合，安娜就会以一种讽刺的口吻来嘲笑那些举止孟浪的求爱者。

在安娜众多的求爱者中，安娜唯一予以特殊垂青的，是少年

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是新派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生性活泼，酷爱生活，兴趣广泛，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他是安娜唯一看重的诗人，称他为阿克梅派的“首席诗人”和“第一把小提琴手”。曼德尔施塔姆也终其一生为安娜的诗品、人品、才华、气质和美貌所倾倒，把她比做拉辛笔下的费德拉。可曼德尔施塔姆在他咏安娜的有关费德拉的诗中，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他把费德拉称作“下毒者”。当时有一位批评家叫丘多夫斯基的，问他：“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怎么会是下毒者费德拉呢？我告诉你，费德拉并未毒死任何人，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费德拉，还是拉辛笔下的费德拉。”曼德尔施塔姆这下慌了，无言以对。的确，费德拉未曾下毒。这一点，他本是知道的，只不过为了凑韵而马虎了。不过诗人“从善如流”，第二天，就将原诗改作“愤怒的费德拉”。

曼德尔施塔姆天性纯朴，而且，非常聪明。有一次，他为了应付考试而强攻希腊语。他为自己找了一位希腊语教师康·莫丘利斯基，历时月余，终未攻克。但他却用希腊语语法变格法写了一首诗。考试时，他只答出一句，便再说不出什么了，于是，只好望着天花板，任凭教授冷嘲热讽加奚落，他却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严守缄口之道。也许是顾念他的刻苦，教授竟然放他一马，使他奇迹般地通过了考试这件事，当时的大批评家迪尼亚诺夫，每每与人道及。曼德尔施塔姆尽管不大懂希腊语文，却能凭着其超人的悟性“猜”出荷马史诗《奥德赛》的雅典语风格，并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使得古典学家维亚·伊万诺夫也自叹弗如！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最重音乐性和旋律美，他认为这是诗歌意识的必要条件。诚如维亚·伊万诺夫所说：诗最要紧的，不是逻辑关联，而是诗中语词的音韵。生活中的曼德尔施塔姆大大咧咧，又十分胆小。他最怕混乱。喜欢生活中的种种小的乐趣，如

坐马车兜风之类。革命后初次分到住宅后喜不自胜，一连好几天泡热水澡、喝牛奶（别人错送给他的），还跑到附近一家饭馆吃早饭。该饭馆主人刚死，不知何故，赊账给客人供应早餐。他生活很清苦，常常吃不饱，饿肚子。有一次，他和古米寥夫坐同一辆马车前往编辑部，路上俩人不知为什么事儿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争着争着，古米寥夫发现曼德尔施塔姆一头栽在自己大腿上就没声儿了。原来，又冻又饿的曼德尔施塔姆不知不觉昏过去了。结果，一帮朋友连忙对他实行紧急抢救。革命后，曼德尔施塔姆的最大特长，是拉赞助。他把人分成两类：可能的艺术赞助者和非赞助者。他善于说服潜在的赞助者，并且，成功率卓有可观。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为自己的诗找到出版社的诗人，就还算不得是诗人。可见，诗的难以“存活”不自今日始，也不惟中国独有。

在“浪狗”的常客中，唯有赫列勃尼科夫始终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时人常把他当作陀斯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即指他心地纯洁、但拙于言谈。在“浪狗”的人群里，他永远像一只鸥鸟，独坐僻处，静如处子，严峻而又深沉。生性活泼的曼德尔施塔姆常常是口若悬河，但一看到赫列勃尼科夫，便立即噤声不语。他默默地喝茶，吃饼干，偶然才崩出几个词儿来。他暗中爱着奥尔伽·阿法纳西耶芙娜·格列勃娃—苏杰伊金，爱得无望、深沉而又高尚。奥尔伽常借给他续茶之机请他朗诵诗。赫列勃尼科夫往往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才以一种非常冷僻、生疏、好像才学会发音似的语调，缓缓念道：“狼说：我要吃一个少年的肉体……/可我们那位快乐的王子/已经没有了，已经在晚饭时被吃掉了。/什么，可我们太需要他了啊！”在赫列勃尼科夫朗诵之后，他的这首诗便会在圈子里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他的诗通常都没头没尾，可以任意组合，其中

所用到的关联词大都没有什么意义。但他的诗却如一缕清风，拂面而来，令人感到新鲜、纯真，有如儿童一般清新朴实。他最有名的诗论是论“无意义诗”。他把写诗看作如儿童玩线团一样的游戏。而以一种语言说话的人，无一不是这一游戏的参与者。因此，语词，就是一件音响玩具；字典，就是一堆玩具。赫列勃尼科夫在当时被公认是“诗坛的太阳”，是“诗人中的诗人”。许多新派诗人尚从他身上汲取灵感。他的诗歌传统得益于东方和民间，所以，颇有人认为他是一面抵御西欧优势文化侵略的盾牌。赫列勃尼科夫出身于阿斯特拉罕，不仅长相与其父酷似，性格也绝相仿：即贫穷而又古怪。他死于败血病，时间是1922年6月28日。只有一位叫彼得·米杜里奇的艺术家的艺术家，闻讯赶来，和别的农夫一起，安葬了他。他死了一个月后，彼得堡的未来派在所举办的画展上，悬挂了“纪念赫列勃尼科夫”的黑字横幅。

“浪狗”的活动，除诗朗诵外，还有一些歌舞表演。通常都不事先排节目，但由于参与者都是文艺界各行的专家名流，临时凑个节目也不是什么难事。遇有事先安排节目时，通常都先发海报。俄国现代派中的许多流派，如阿克梅派，就首先是从这里发出他们“第一声狗吠”的。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为阿克梅派奠定理论基础的宣言性演讲《论简洁透明》即首先从这里开始发出声音。此文号召反对象征主义神秘的魔力论，而以简洁和透明作为诗的圭臬。

而俄国文坛的另一支新军——未来派和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也是在“浪狗”发出他们第一声“狗吠”的。什克洛夫斯基的演讲《论未来主义在语言学史中的地位》（后写为小册子后易名为《语词的复活》）是在1913年最后一天的深夜，严格地说，是在1914年的最初几个小时，在“浪狗”的讲坛上发出声音的。这对什克洛夫斯基来说，是他的“第一次洗礼”，也是他成名的

契机，从这里他一夜成名，成为领袖一代文坛的主帅之一。他的这次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所有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欢欣鼓舞。未来派诗人更是喜形于色。因为他们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科学正向他们靠拢，从此，开始了语言学与诗学的联姻，从而为整个西方文论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树立了一块定向的基石。马雅可夫斯基也在这里朗诵了他的《给你们》一诗，据什克洛夫斯基回忆，该诗所激起的掌声，是他平生未曾听到过的，而且，什克洛夫斯基补充道，是女人的喊声。

“浪狗”的夜生活是喧闹的。库兹明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在这个地下的大厅里，许多/断了的环节被重新联结在一起。/而人们在夜间说出的话，/另一些人即使在白天也说不出来。”的确，夜幕，似乎把人们意识中的警卫——自我(ego)——给驱逐到爪哇国里去了，于是，人的本我突破藩篱，奔放而出，各显露出其本来的面目，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浪狗”那烟雾缭绕的穹形屋顶下的气氛，带有霍夫曼笔下所特有的神秘气氛。朗诵、唱歌、弹钢琴、求爱、跳舞，可以说无奇不有，沸反盈天。有时，难免也有人做些无聊游戏，为的不过是打发时间、消磨光阴，如做限韵打油诗，就是客人们喜欢集体参与的游戏之一。竞赛的优胜者将名登“猪名册”。这是一本约一阿尔申^①见方的巨册，它的封面五颜六色，内容驳杂不一、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诸凡诗、书、画、爱情的表白、治疗狂饮病的处方，等等，打油诗优胜者的大名也赫然登记在册。“猪名册”就放在“浪狗”进门的入口处，以便客人随时取用。什克洛夫斯基称“猪名册”是一个内部人员交流信息的窗口，它使得“浪狗”成为一个对外封闭的特殊酒馆。

^① 阿尔申：俄国长度单位，即俄尺，等于0.71米。

“浪狗”在其存在的数年当中，有几件大事值得一记，其中就有巴尔蒙特于1914年造访的事。对于“浪狗”的常客来说，巴尔蒙特的造访，几乎是仅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事。早在这位大诗人来访前，人们已在奔走相告。巴尔蒙特迈着“诗国之王”的矫健步伐，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地走了进来。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来了！来了！”诗人身后，跟着如影随形、他的崇拜者、爱人和妻子的叶莲娜。一位太太对巴尔蒙特一见钟情，满怀爱意、语调热切地说：“您愿意我立刻就跳窗子吗？愿意吗？您只要一说，我马上就跳。”巴尔蒙特说：可惜呀，这儿的窗子还不够高，要不……。可巴尔蒙特忘记自己是在“浪狗”，忘记自己是在一间地下室里，这里“不是还不够高”，而是“还不够低”。巴尔蒙特不但使诗迷们为之倾倒，就连已经成名的女诗人，也以能得到“诗王”的“宠幸”为荣。阿赫玛托娃事后神情兴奋地对女诗人泰菲说：“我见到他了，我为他朗诵了我写的诗，他说，他迄今为止只承认两个女诗人——萨福和米拉·洛赫维茨卡娅（按即泰菲）。现在，他认识了第三位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

凌晨时分，酒馆里人渐渐散去。没有走的多数是诗人。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两个皇村人——在等早班列车。其他人也在等伴儿一块儿走。等车的人边等边喝着浓咖啡。有一次，古米廖夫在喝咖啡时误了车，连声呼喊，要女人给他把“猪名册”拿过来，嘴里直嘟囔：“真不像话！”

凌晨返回的人往往会在回家路上与前来上早班的警察发生冲突。有一次，谢尔盖·克雷奇科夫，喝醉酒后，夸口说他要爬上安尼奇科夫桥的铁马身上。结果自然是招来了警察。齐布利斯基情急生智，做出震怒的样子，训斥警察：“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谁打交道……你怎么敢招惹大长官的孩子。”

不消说，十月革命后，“浪狗”的常客风流云散，“浪狗”的生意日渐萧条、冷落，它随着彼得堡的晨雾一起消失在大气中了。

物是人非，已然换了人间。

但是，“浪狗”情结却并未在人们心中立刻泯灭。

早在“浪狗”存在的当时，以“浪狗”为题的诗文就不绝如缕：鲍·萨多夫斯基写过打油诗，写“浪狗”里人的种种情态，情景逼真，刻画人物酷肖真人。1912年，库兹明还曾谱写了“浪狗之歌”：“艺术家们以非兽类的方式/图画着墙壁和壁炉：/画里有别尔金，有梅谢尔斯基，/有立体派库尔宾。/就像一连掷弹兵，/参加检阅壮军容。”

许多年后，流亡在巴黎的人，还对“浪狗”念念不忘。波将金曾以“浪狗”为题写了小喜剧，并将其排练上演。在巴黎，以波将金为首，还曾为“浪狗”举行“悼亡仪式”，诗人亲自在仪式上朗读他为“浪狗”所作的长诗，以为纪念。

1925年10月19日，在巴黎出版的《环节》杂志上，登载了由波将金草拟的如下公告：

“И·И·波将金请求死者‘浪狗’以前所有的成员和酒客，凡愿在友好的聚餐会上追忆死者、共商复活死者之大计者，请于10月23日星期五晚八时莅临‘构想’酒馆……服装不限。优胜者有奖。聚餐登记请找‘演员之家’秘书，登记截止日期为10月21日周三晚上。”

人们在呼喊：魂兮，归来——“浪狗”！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毕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诗国之王” 巴尔蒙特

在俄国“白银时代”诗坛上，巴尔蒙特（1867—1942）是拥有最广泛读者和崇拜者的诗人之一。无怪乎这位有着儿童般心灵的诗人曾不无自诩地称自己为“诗国之王”。1906年是这位诗人名声大震的一年，该年，他一连出版了好几本诗集：《无边无际》、《寂静》、《在北方的天空下》、《我们像太阳》、《只有爱》。他在诗中这样唱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一眼太阳，/而假如白日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将歌唱太阳，/即使面临死亡！”

当时，巴尔蒙特住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胡同。

巴尔蒙特崇拜的缪斯是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他频频出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艺沙龙、文学酒馆、艺术讨论会上，朗诵诗、做报告，宣扬王尔德。他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双眼活泼而又有神；他的衣领直立而又整洁，一部给他的男性风采增光不少的络腮胡须给人以好斗的印象。对他的演讲，时人有赞许的、也有反对的。巴尔蒙特对赞许者报之以微笑，而对反对者，则报之以高傲的冷漠和激烈的反驳。好在那是一个“自由美学”的时代，人们对各种离奇古怪的美学主张早以安之若素、见怪不怪了。

巴尔蒙特有过丰富的生活阅历，他懂好多种外语，走过世界各地，有过许多传奇般的经历，可尽管如此，岁月的风尘却无法磨灭他那颗与生俱来的童心。人们传说，有一次，他和前妻吵了一架，一急之下，从窗子里跳了出去。虽然幸运的是没有摔破颅